

● 王益山 王益河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 残月



- 偷袭
  - 白狐
  - 熬煎
  - 瓜棚情话录
  - 彭文玉眼中的小镇男人
  - 彭倩倩和她的性学说
  - 偶像
  - 桃木人
  - 男人是泥，女人是水
- 

● 王益山 王益河 著

# 残明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 新登字 004 号

残 月

王益山·王益河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陆军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9.1 印张 195 千字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5419-4608-7/I·244

---

定价: 6.80 元

# 目 录

- |     |         |             |
|-----|---------|-------------|
| 1   | 篇首闲话一   | 龙井          |
| 5   | 篇首闲话二   | 古镇          |
| 11  | 第 一 章   | 偷袭          |
| 24  | 第 二 章   | 白狐          |
| 34  | 第 三 章   | 熬煎          |
| 42  | 第 四 章   | 瓜棚情话录（一）    |
| 53  | 第 五 章   | 古镇新星        |
| 65  | 第 六 章   | 彭文玉眼中的小镇男人  |
| 79  | 第 七 章   | 惊魂          |
| 89  | 第 八 章   | 上坟          |
| 101 | 第 九 章   | 忏悔          |
| 114 | 第 十 章   | 张德林         |
| 125 | 第 十 一 章 | 彭倩倩和她的“性学说” |

138	第 十二 章	偶像
147	第 十三 章	瓜棚情话录 (二)
158	第 十四 章	尤夫人的“齐物论”
178	第 十五 章	尤乙立的情爱观
193	第 十六 章	围剿
205	第 十七 章	愁二
217	第 十八 章	马晓的意识流
229	第 十九 章	桃木人
240	第 二十 章	孔方兄的魔袋
250	第二十一章	男人是泥，女人是水
260	第二十二章	钻石戒指
270	第二十三章	顿悟
278	篇尾赘语	大柳巷情结

## 篇首闲话一 龙 井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纷繁社会，光怪陆离。

这里，记叙一个偷汉寡妇的遭遇。在我们大柳巷，这类故事，就象大外奶奶家东面那片绿森森的葡萄架下一嘟噜一嘟噜倒垂着的成熟的葡萄一样多。听来，一个比一个精彩，任你是多么能干的写家，也写不完。用大外奶奶的话说更为形象。她说，这类事呀活象南洼龙井里的水，今天掏干了，一夜功夫又溢满了。那龙井的泉眼可是又大又粗，流起来，就象现今的自来水龙头一样，哗哗有声。大外奶奶又说，民国二十年，这里大旱，赤地千里，田地龟裂得能掉下去小孩子，一淮河的鱼都成了鱼干子(这话有点玄)。但南洼那眼龙井照样还是满下子清粼粼的水，救了这一方团转人的生命。这话我信。因为自打我记事时起，这龙井就没有干枯过。而且，它也古老得快成精了。青石井口四周被水桶系子磨出了许许多多凹道道，如同锯子锯的一般。到底有多少道沟痕，村上没有人能够数得清。第

一遍数是二十一道，第二遍数成了十九道，再数却是二十道了。一遍一个数，遍遍不重茬。有一天，县教育局尤局长来大柳巷巡视，听说了这个怪事，头摇得象拨浪鼓似地不相信。他是数学系的本科生，连华罗庚的优选法他都能讲得头头是道，难不成连三岁的娃娃都能数出的数，我就数不出来？他去试了，结果还是没有两遍是一样的，就连声说怪。大外奶奶就咧着没牙的嘴嘻嘻地笑，说：“它是龙井，怎能不怪？”接着，她告诉数学系的本科生，说这口龙井是专为乾隆皇上圈的。乾隆下江南，有一次要经过这里，事先给了个通知，说要在这儿住一宿。于是，这里上上下下就忙开了，盖行宫，圈龙井，选陪床美女。因为皇帝老儿见陪他过宿的女子异常漂亮，就随口说了一句：“大柳巷的女子真俊。”就冲这句话，大柳巷就世代不绝佳人。你说为啥？皇上是真龙天子，金口玉言。又因为这俊美的女子只陪了皇上一宿，就成了寡妇，所以大柳巷的寡妇也多。怎么就成了寡妇？你想想，皇帝睡过的女子姘好也算个娘娘，谁娶她还不是背着粪箕找死(屎)呀！所以，大外奶奶就十分肯定地说，大柳巷所有的寡妇偷汉的故事都是从这里起科的，是从南洼那口龙井里冒出来的。在我们大柳巷，寡妇偷汉不算稀奇，从古到今是一天也没有绝过。而且，一个比一个悲壮，一个比一个惨烈。故事有荤的，有素的，有喜的，有悲的，也有不荤不素不悲不喜的。就象吃小菜，就看你端哪一碟了。眼下时兴改革开放，人们直奔小康，手头有了，都想吃荤腥的食物。听故事也是如此，都说荤的来劲，有味，有色有彩，就象春天野地里的花朵一样，招蜂惹蝶。尤其是一些“三面新”的小伙子，浑身的精气神就象龙井里的泉眼，充沛得咕嘟嘟地直往外冒。听了这些故事以后，周身着火。三九天，滴

水成冰，也要从被窝里钻出来，走水缸里舀冷水往肚里灌。不然，心火就压不下去，床就变成了烙饼的鏊子，烧得他翻来覆去地乱折腾。

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位寡妇姓绳名新月。绳姓在我们大柳巷十分稀罕，几乎找不到第二个来。等我想起她的故事时，这个人已经不在大柳巷了，就象她来的时候一样，悄不叽的，谁也不知了去向。把她的独生女儿彭艳艳哭得死去活来。这也活该！妈妈的失踪，主要“功绩”在她。也不怪，一个平时被绳新月视为掌中玉、眼中珠的宝贝闺女，从师范刚毕业，回家的头一晚上就抓了她的奸。虽然是无意撞上的，但那个场面毕竟太刺眼，而且，后来她又一再不听她女儿的哭劝，鬼迷心窍似地变着法儿夜里跑出去和那个野男人幽会，不是钻苇丛，就是钻瓜庵，把全村人的眼珠子都招惹过来了。一时间，绳新月成了全大柳巷的“戏眼”。彭艳艳的姑姑彭文玉更是把嘴唇一扁，鼻子一哼道，她自小就“看透”了这位三嫂子是个骚狐狸，果然不出所料，云云。很有一副预言家先见之明的架势。彭文玉讲的时候，还一脸的鄙夷，又狠巴巴的，牙齿都能耙地。彭艳艳的做了中学校长的堂姐彭倩倩则持不同观点，说绳新月是什么“性压抑者”。彭倩倩大概是中了弗洛伊德的魔法了，竟把什么事都往这个国人最忌讳的字眼上牵连。竟然不顾当了镇党委书记的丈夫马晓同志的强烈不满，一意孤行地研究起性科学来了。一时间，闹得全县都为之沸沸扬扬。真是的，中国人没事干了，吃饱了撑的！一个端庄文雅的三十六岁的女中学校长再闲着没事干，也不该把男女那个事翻来覆去地品味呀，不寒碜人吗？你说呢？但她偏偏就不听正人君子们的劝告。她说，仅仅在大柳巷这块巴掌大的地方，就有她著作中用不完的事例。其



中之一就是绳新月。女校长说她的这位三婶子是长期的性压抑者。大凡性压抑者的结局有两个：一个是性阴冷。什么叫性阴冷？这你就老熬了，就是吃饱了睡，再不想干那事了。二是一旦遇到发泄的机会，就会山洪暴发，电闪雷鸣，飓风骤雨。她（他）们十有八九要变成纵欲狂。绳新月是后一种。太媚啦！我们这儿有一句俗话，说“三十不浪四十浪，五十还在浪头上”。还有什么“三十岁寡妇好守，四十岁寡妇难熬”。绳新月出事那年，正值三十八岁。熬了整整十四个年头的孤灯，以彭倩倩的话说，是性饥饿了十四年。所以，当张德林从背后猛顿把她抱住以后，她就变得象一个饿急了乞丐遇着了烤得直淌油的肥鹅一样，非撑个死不可。再说吧，绳新月又是出奇的漂亮。出奇在什么地方？顿会儿再详细给你说。所以，街南头的彭文伯就象座山雕想联络图一样，对绳新月真可谓是朝思暮想。然而，绳新月对他却是实心的壶子，春天的水萝卜一点儿也不动（冻）心。因此，彭文伯活象玉皇大帝整治孙猴子似的，把治服她的点子都拒绝了。不是他，绳新月哪能受那么多的劫难？你道彭文伯是谁？大柳巷大名鼎鼎的首先富起来的万元户，披过红戴过花，上过县劳模红榜，现在又是农民企业家，市报登过他的照片呢。他是女校长的大，镇党委书记马晓的老泰山，绳新月死去的丈夫彭文秀的堂大哥。你想想，彭文伯可是个人物？还多亏彭文伯的二弟憨二明里暗处地保护绳新月。要不，她的日子更难过。可惜憨二太憨，绳新月呢？又对孬种张德林太痴，要不然憨二和绳新月倒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哎！什么都讲姻缘，姻缘不到，再撮合，也是公鸡下蛋干搁劲。

你说是吧？

## 篇首闲话二 古 镇

淮河，起源于桐柏山。说是桐柏山上有一太白顶，顶半腰有井，池方七尺许，有清泉三眼。起初，泉水细如发丝，沸然冒出。后来，几经曲折，又几经蜿蜒，便放开量地一路向东奔来，这便成了淮河。淮河执拗而粗野，如巨藤，根深叶茂，两岸的城池、集镇如藤上的瓜果，密密麻麻，累累无以计数。都说梢头结大瓜，当淮水快要注入烟波浩淼的洪泽湖时，又孕育出一座集镇。其状如丝瓜，长溜溜地一条直筒子街。街两面是高高矮矮的门面房子。房与房的顶上，隔三间或六间也有九间的，就砌一道防火墙，其形状活象二百年前法国拿破仑士兵的战帽。原先房顶是清一色的小瓦，一溜溜地排下来，雨浸风剥，早已由灰变黑，如同黑鱼身上的鳞片。瓦楞的沟道里，不知哪来的，积了许多的泥土，鸟雀的粪便撒在上面，粪便里带有各种草籽，生命力极强的，几经风雨便生根发芽，抽枝生长。由于处境优越，得天独厚，不遭牛羊啃啮更无人践踏，故而长得分外茂盛，春荣秋枯，年复一年，有花的便开花，无花

的便长叶，无忧无虑，断不了根，也绝不了后。

莫看这集镇貌不惊人，但它却是古镇。追溯起来，它能古上天了。

说是禹封天下为九州，虹为徐州，封伯翳子若木为徐国子爵。我们说的这条直筒子街属虹的疆土。这是当地志书上记载的事。按郭沫若老先生的考古法推断，这位伯翳子若木子爵，当初就该在这古镇上下过榻，也就该在那一处杂草繁茂的屋顶下品尝过当地的名优酒。你信不？

再往上溯，就更古了，古得跟北京的周口店、云南的禄丰还要古。说是一千四百万年那会子，大柳巷一片汪洋，还昏昏迷迷地沉睡在湖里。而这里是岗岭，已是古树参天，松竹如云，巨藤掩映，青草覆盖了。牙长三米的巨象成群结队，在这片湿热的密林中称王称霸。无角犀、山河狸、松鼠、竹鼠、鳄、豚、低冠鹿，你见过？你听说过？就算眼下非洲丛林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乐园，怕也没见过这么多的珍奇怪兽。就是有，大多也是退化得不成了模样。非洲的犀牛就眼小如豆，无光无泽，专靠一种寄生在它身上的什么鸟引食报警。你说多可怜？咱们这儿的无角犀，可是眼大如铃，皮厚似甲，一旦性起，和牙长三尺的巨象搏斗，能踏倒一片森林。瞧瞧，哪里能有？

这是我们后人的骄傲，都说五千年文明古国，若拿不出一两样出格的东西来，那老外能服你？

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哩！

朝后来，这里就出了一种猿。大外奶奶偏偏说是毛人。猿也罢，毛人出罢，反正它比其它兽棋高一着。它极善攀登，又极聪慧狡黠，能把石头磨成尖尖的箭，又能用石与石碰撞出火来。无论是牙长三尺的巨象，还是眼大如铃的犀牛，对这种古

猿都前所未见，惊讶不已，畏惧石箭更怕引火烧身。经过多次较量，都落荒而逃。久而久之，只好退避三舍，把偌大一片森林，让给毛人去主宰。

太古无君，猿们群居，男女(应写作:公母)杂游，无媒无聘，知母不知父。以彭倩倩的话说，那是何等的性自由！那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更无上下老幼之礼数；当然也就没有今天的文明教养、道德规范、社会影响、社会形象、社会效果；没有了今天的遗老之恶、弃婴之罪、嫖夫之苦、寡妇之难、结婚的排场、离婚的扯皮；没有了今天的强奸犯、轮奸犯、流氓犯、第三者、同性恋；当然更没有了今天的淋病、梅毒、爱滋病，以及今天的人口爆炸和我国果断而明智的计划生育国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铺天盖地的扫黄运动。

这段故事不是笔者的向壁虚构。有人为证:1983年9月，西德的一位考古博士叫施托西的，在我们这儿捡到了大量的有价值的猿们的遗牙和遗骨，便向这里的党政领导们叙述了以上的故事。就连农大毕业的镇党委书记马晓和他的性科学专家妻子彭倩倩都听得一愣一愣的。听后方知自己是在这样一片了不起的土地上生活工作，顿生了几分自豪，几分感慨。为了更多地了解这块土地的历史，马晓利用去县里开会之际，又到县图书馆借来一摞地方志书，工作之余，和妻子彭倩倩躺在沙发上，一页一页地翻看。再下田检查工作，的的确确在岗岭下、沟渠边、田间里拾到许多骨不骨、石不石的东西。过去，马晓书记见着就见着了，如今他多了一个心眼。因为他亲眼看见那位叫施托西的老外，视这类玩艺儿为珍宝，四处寻觅、挖掘，艰细如淘金。这老外把捡到的东西装进布袋，回到住地，用小刀细细地刮，毛刷轻轻地刷。再后来就拿绿绒布嵌着，玻璃罩

罩着，如对待上朝的贡品。镇上人比鬼精，知道这一带出了宝贝，一个个心痒手也痒。莫看小镇上人心散，但对待外来的掠夺者还是心齐的。何必把自家的珍宝白扔给外国佬？于是，彭文伯一领头（那会子他还很穷），男女老少就争相捡拾。他们专捡大的、光溜的、带筋连肉的猪肘、牛胯骨、死猫死狗的腔架子，成筐成筐地往镇上文化站里抬。听说一钱不值，就瞪眼，就骂街，就拳头能攥出水来，都骂文化站长是里通外国，是假洋鬼子，是汉奸王八蛋！马晓出面解释，说古老的化石才有用。可乡民们不服，反驳自己的书记，说吃鱼吃肉还捡新鲜的呢。马晓哭笑不得，只好吩咐废品收购站收下来。废品收购站又能给几个子儿？还要背那里去，这要费多少劲？算球了！于是，就哗啦哗啦全倒在文化站的院子里。文化站只有一个站长，姓朱，上了年纪，且得了风湿病，一到阴天，就小猪吃奶似地直哼哼。他哪有劳劲来清理这些烂骨头？结果到最后，猪拉狗拖，弄得一到雾阴天气，夜间满院就游荡着阴森森绿幽幽的火苗。又随风挤出院门，在大街上蹦达。吓得闺女妇道天一擦黑就关上房门。若孩子哭闹不停，大人就吓唬：“再哭，把你扔到文化站里！”孩子就会象一道符定住一样，张口结舌，木刻般地呆住了。

有一天晚上，马晓看县志看上瘾了，把正在奋笔书写性科学的妻子的钢笔夺下，俩人坐到沙发里，马晓说：“这镇上远古的事只好靠这些骨不骨、石不石的东西说话了。”彭倩倩正写在兴头上，烦得不行，正要吵，镇党委书记说：“你不了解历史，怎么能够写好你那论文？你不是说文明压抑了性吗？”彭倩倩知道丈夫是爱惜她的身体，只好笑笑说：“我歇歇，你再给我讲讲咱小镇的古经吧。”

马晓看妻子的思绪转了过来，就把县志往她的面前一摊，说：“你看看，我们居住的这个小镇有多气派，这里记载着的，有齐桓公救徐、楚汉争霸、岳飞抗金、康乾南巡遗址，你说玄不玄？还有报恩寺、魁星楼、观淮亭、义勇祠、二圣宫、地母庵、乾隆御批的挑修淮道工程碑序等多处名胜古迹；还有二圣宫晨梵、东岳观怀古、峰山湖渔歌、报恩寺晚钟、魁星楼隐雾、一步两庙、三步两桥、九拐十八弯的佳景奇观。你听听，我们小镇在过去有多么的风光。可惜眼下连一处也找不着了。你看，还有古代的文人墨客苏东坡等时常嗅着酒香，一有空就遛到我们小镇上来品尝老酒，吟风咏月，发思古之幽情，饱览古淮之风光。今朝的一代天骄——国家主席刘少奇、元帅陈毅、国防部长张爱萍，还有彭雪枫、饶子健等都曾在这小镇一带率领民众，抗御外辱，洒过热汗，流过热血。当然，也有土匪老魏三、湖霸高铸九、汉奸王光夏、两面人盛子瑾。更有从古至今谁也奈何不了的小镇上彭、滕、陈三大家族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族规族法。不然，小镇上哪来那么多痴男痴女、鳏夫寡妇的悲惨哭号？”

马晓的话把女校长的眉头拧成了疙瘩，使她顿时想起了三婶子绳新月。

地方越古，故事越多。过去的大多烟飞灰灭，随着老一辈说古人的故去而埋入土里，笔者也无心再去挖掘，就让它作古算了。唯独现时才发生的故事，如同刚从河里打上来的鱼一样鲜活乱跳，在小镇上传得沸沸扬扬，那个热烈劲，都能把半边淮水烧开了。然而倘不为天下人所知，这是笔者一直耿耿于怀的事。因为他们都是今人，并不古，就小镇而言，他们虽属芸芸众生，但也绝非是无名鼠辈。他们的所作所为，犹如镇上那

一帮子财迷们背进文化站的骨头，一遇闲暇，便会在我们眼前发出一束束绿莹莹的火苗，跳跃、悠游，使我们睡无“响雷”，食难果腹。这帮子文明人所作的文明事，我们若对世人包庇隐匿，等于把一口浊气沉入胸腔，就会积久成疾。就社会而言，历代都是清浊交汇，人兽混杂，愚昧、落后、荒谬又总是和文明、进步、正义手勾手、肩并肩，一道往前走。更多的时候，你简直就分不清什么叫文明，什么叫愚昧，什么叫进步，什么叫落后，什么叫光荣，什么叫耻辱，统统搅成一锅粥。杂饭自有营养。不管这些人们扮演了什么角色，反正他们是一帮活生生的人。他们都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去行动去生存。记录下他们生平中的一两件所作所为，既不敢说有史料价值，更不能说对谁有启迪作用。几十几百年以后，他们其中有人也许有幸再变成化石，与其让后人去写他们的神话，倒不如让我们写写今天的活化石更有助于当今人的酒趣茶兴。

讲了两段闲话，就该书归正传了。

## 第一章 偷 袭

初夏的早晨还有点凉。悠悠的小南风从淮水上吹过来，带着湿湿的水草的腥味。天空蓝得发亮，一团团白云象草原上散放的牛羊，又象大海里的几朵浪花。几颗晨星眨着疲惫的眼睛，依依不舍地不愿马上隐去。随着小镇一阵阵门闩响过，便响起了老人的混浊而空洞的咳嗽声和鸡鸭飞墙出园的嘎嘎声。照例还是女人们起得早，端尿盆上茅坑的，担着水桶去河底的，到场院上扯草的，全是她们的活计。又过一会，小镇便被炊烟笼罩了，油条锅的刺鼻的油呛味充溢着整条街。个体店铺早早地相继卸去门板，卖豆腐的叫卖声十分地宏亮。

田间，露水很重，仿佛夜间洒过一阵小雨。宽大的玉米叶子上露珠滚动，脚一碰到草棵，上面的露水便打湿了你的鞋子。云雀醒来了，抖一抖翅膀，便纷纷地从麦棵里扑噜噜地飞起，飞着飞着就兴奋地引吭高歌，歌喉娓婉，动人心弦，仿佛有一肚子好心事要告诉人们。这歌声为溢放着麦香的原野增添了蠢动的活力。云雀们边唱边扇动翅膀，直溜溜地往云彩眼里



钻，越飞越高，最后终于象一颗黑色图钉似地钉在了蓝天白云上，一动不动，但歌声却越发地清脆撩人。

绳新月轻轻巧巧地走在通往田野深处的土路上，尽情独享着这清早的良辰美景。这诗一般的环境，也使她心里汪积着一股诗人的激情，可惜她不会作诗。乡村土路上没有人，云雀的歌声越发衬托出清晨田野的寂静。多好啊，多清静！她仰脸看看蓝莹莹的天空，又看看田野黄灿灿待收的麦子，侧耳听听云雀的啾鸣，又顺眼瞅瞅身边习习飞动的蚂蚱。路过一片芦苇地，她抬手摘了一片宽宽的苇叶，含在嘴里，露珠的甘甜和苇叶的清香，使她想起了五月端午的粽子。再有五天就是端午节了，她的独生女儿彭艳艳是定定不会回来了，学校不会放假。女儿在淮阴，路远，又赶上这午收大忙。要不，新月再苦再累也要提着满满一腰篮粽子，送去。女儿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连筋连骨连肝连肺。她疼孩子在小镇上是出了名的，可是女儿去了淮阴。淮阴有多大呢？和南京上海一样吗？笑话！南京上海什么样儿。绳新月也没去过。她活到三十八岁，除了大柳巷和大柳巷的这一条直通子街外，她任那大地方也没去过。她常常为女儿骄傲，小小的年纪就去了淮阴城，一去就三年，真不简单。彭门又一个才女啊。除了艳艳的堂姐彭情情是大专毕业外，就数我家艳艳文凭高了。（她也把文凭挂在嘴上！）艳艳的姑姑彭文玉虽说也是县中的高中毕业生，自说自是才女。什么才女？一堆除了烧火就别无它用的棉禾柴，一根干瘦的劈柴棒子！眼睛长到头顶上，除了会坏别人事，别的就只会“烧包”，变着法儿穿衣服，小镇上人讥笑她是服装模特儿。她听了非但不生气，还美死鬼似的直笑。不提她了，一提她，绳新月太阳穴就发胀。还是想想艳艳吧，一想到女儿，作母亲的绳新月，